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 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

李海涛

(绵阳师范学院 教育系,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明确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是发挥语文教育应有作用的基本前提,是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迫切需要,是转变教师语文教育观念的重要措施。在当代,语文学科的实质,是以教学科目形式出现的关于中华民族通用语和人类优秀文化的教育。学校语文教育主要应承担起三大社会责任:(一)发挥通用语的示范、推广作用,提高中华民族的语文交际水平;(二)发挥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作用,改善现代化建设的人文环境;(三)发挥健全人格的涵养、教化作用,促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优化。

关键词:语文教育;学科实质;社会责任;意义;内容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3-0115-06

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揭示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其内在本质的需求。学校语文教育的社会责任,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其外在作用的需求。二者共同决定着语文教育的方向,影响着语文教学的行为和质量。因而,对它们正确认识和恰当表述,一直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前,就语文学科教育的实质作过多次讨论,意见不一,留下了历史性遗憾。正如阎立钦先生在谈到语文学科的实质时所讲:许久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人们对语文学科的实质认识不够,“一个时期,认为语文课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合并甚至取消语文课;一个时期又单纯强调它的语言工具性,反对讲文学因素;一个时期又片面强调语言和逻辑思维的关系,将有血有肉的典范文章变成了思维训练的材料。这些都是由于对语文学科实质把握不准,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由于上述种种片面的认识,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强大影响,使得目前中小学语

文教育出现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现象”[1]。

跨入新世纪,在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小学语文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几经修订且已基本定型,必须伴随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的重要阶段,明确“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 明确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的意义

(一)是发挥语文教育应有作用的基本前提

这是由语文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语文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语文教育必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语文教育对于社会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是否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要求,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收稿日期:2002-11-17

作者简介:李海涛(1948—),男,四川省绵阳市人,绵阳师范学院教育系副教授。

客观规律”[1]。

由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开篇就明确指出:“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为造就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发挥重要作用。”“语文课程的改革,应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借鉴各国母语教育改革的经验,遵循语文教育的规律,努力建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在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显然,这种要求是时代需求的正确反映。要适应这种需求,正常发挥学校语文教育的“重要作用”和“应有作用”,首先就必须将这种需求融入“学科实质”进而转化为“社会责任”。

(二)是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需要

这是由语文学科的重要地位决定的。“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学好其他学科、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2]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因而,在这场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的教学改革中,“语文”首当其冲,举足轻重。

由于全社会的语文教育是个开放的大系统,它包括家庭语文教育、学校语文教育、社区语文教育和个人语文教育等几部分,全民语文教育水平主要取决于学校语文教育的质量。所以,对语文教育社会作用的需求,一旦成为政治经济发展的必须,首先就应成为学校语文教育的宗旨和内容。同时,由于语文学是一个活生生的贯穿每个人全部生活的实践过程,社会交际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社区、家庭、个人的语文教育的特殊性、差异性等等,必然对学校语文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因而,有效的语文教育,总是学校、家庭、社区、个人在共同的教育观念下进行分工合作,由学校进行规范指导和科学整合的结果。那种被抱怨为每星期的教学成果,一接触社会就成了“‘五’加‘二’小于‘五’”的情况,那种酿成了“质量不高、效益较差、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苦果的情况,其实就是一种既缺乏与时代需求的紧

密联系,又不能对家庭、社区和个人产生积极影响的学校语文教育。然而,这却是现今普遍存在的事实。要摆脱这种尴尬处境,要使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组织的每一次语文教学活动,都成为学校语文教育的必要环节,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机部分,并且,最终能够在受教育者的培养及其社会影响上,获得方向一致的收获,就必须在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上,尽快的达成共识。这也是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需要。

(三)是转变教师语文教育观念的重要措施

这是由教育观念的特殊作用决定的。由于语文教育观念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对于语文教育诸问题的具体看法和信念,是一种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语文教学行为的思维定向和心理定势,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就会有怎样的教学表现,因此,能否“建设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指导和有效帮助广大教师实现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

事实上,自从1903年我国语文在中小学单独设科以来,在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中,语文教育史上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如“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新中国建立之后配合语文学科由过去的“国语”和“国文”统一更名为“语文”后的“听说读写并重”的教学改革、推行“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等等,也都是因为广大教师在通过各种途径,对其意义有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实现了观念的更新后才获得成功的。而那些未得到教师普遍认可的“改革”,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从影响语文教育观念的因素看,时代需求决定着学校语文教育对内的学科实质和对外的社会责任,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又共同影响着教师的语文教育观念。只有真正确和深刻理解了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教师的语文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才会发生实质性转变。否则,无论上面怎么要求,教材如何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很自然地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习惯了的方法来对待日常的语文教学工作。这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教学改革方案和设想难以得到普遍响应的重要根源。所以,明确当代学校语文教育学科实质和社会责任,就成了我们帮助广大教师实现语文教育观念转变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措施。

二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学科实质

探讨这个问题,先得正确理解“语文”的涵义。由于我国的语文教育历来是“语”和“文”的复合教育,新修订的教学大纲,已经对语文基本功能的界定,由先前的“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3],修正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又将“提高文化品位”,“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作为重要任务,写进了课程的“总目标”。因而,我们对“语文”的解释,已经不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语言和文学”或者“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之类可以概括得了的了,而是“语言”和“文化”的合成产品。虽然,语文中的文化,是泛指包括语文知识和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思想情感、审美观念等精神财富在内的一般文化,其成分及质量受到教材选编标准及教学目的的制约,而且,不同学校不同阶段,其“语言”、“文化”教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4],它们互相依存,不能分离。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维系统、价值系统。人们接触语言就在接触文化,要学习语言就要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文化是语言的内质和流通管道,是社会生活、民族特征及人格品质的重要方面。优秀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和源泉。“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人类优秀文化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在新世纪“和平、发展”的共同的精神基础和力量源泉。新大纲把这个历来作为母语教育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主渠道的“语文”之“文”,修正为“人类文化”之“文”,为语文教育确立了全新的质量目标。这既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也是面对“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大潮,在文化发展和语文教学改革方向上的明智抉择。它显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宽广的胸怀和宏大的气魄,是民族自信心和精神文明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我国语文教育新的里程碑。

于是,结合时代需求,我们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当代,“语文”——作为学校教育一个学科的实质,即它是在学校教育中以教学科目形式出现的关

于中华民族通用语和人类优秀文化的教育。这是一种以为受教育者能够度过幸福一生奠定必要的语言文化基础为基本目标,以关注人的全方位发展为逻辑起点,以培养良好语文素养来推动人类进步为最终追求的为人生、为文明的复合教育。其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5]。前者以掌握中华民族通用语这个规范语言的各种表达形式为重点,使之成为运用自如的交际工具;后者以学习这个语言所负载的民族和人类的优秀文化为重点,使之成为学习语文和其他知识的“精神底子”;并且,逐步内化为人的语文素养,形成健全人格,使民族和人类的优秀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在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将“语文”作为核心课程,决不是为了应对考试,也不是为了培养语文专门人才,而是要通过它引领受教育者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的学语言,学文化,学做人。

三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的社会责任

(一)发挥通用语的示范、推广作用,提高中华民族的语文交际水平

这是现代化对语文“工具性”价值的基本要求,是“学语言”意义的延伸。以普通话为标准语音,以规范汉字为标准文字,以北方话为基础词汇,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既是汉民族的母语,又是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或“共同语”[1]。它是中华民族的纽带、世界语言的瑰宝。从个人讲,掌握了通用语的各种表达形式,就为学习祖国语文和其它学科以及今后工作和继续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从社会讲,语言、语言表达及流通的数量和质量,是现代社会的真正血液。普及了通用语,就建起了中华民族的语言立交桥,为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铺设了顺畅的管道。所以,大力推行以“讲普通话,写规范字”为主要内容的语言文字改革,一直是新中国的既定国策。《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李岚清在1997年12月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师范院校要把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首先要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教师要成为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的模范。”从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又以法律

形式,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它标志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我国终于进入了以国家意志全面推广中华民族通用语的新阶段。

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现今我国社会用语用字的混乱状况却日益严重,不但干扰了祖国语文的健康发展,而且给学校语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校园里和计算机网络上流行的一些故意使用错别字、乱用外来词、扭曲词语本意的用语,就大多是青少年学生所为。“讲普通话、写规范字”甚至在有些师范院校也成了难题。面对祖国语言的“洋化”、“粗化”、“土化”、“古化”、“奇化”、“娇化”、“浮化”等空前的“异化现象”[6],不仅有识者“为汉语担忧”,对“汉语的无奈”扼腕叹息,连外国人也很惊异。因为,自1973年联合国把汉语列为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以来,普通话就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中国语言的标准语。“联合国所有文件中文本全部使用的是简化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教汉语必须教授简化字”[7]。然而,他们在中国本土上学习汉语,却始终搞不懂“汉字有几副面孔”。试问,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先进的民族的语言,没有一种统一的文字标准和规范的表达要求呢?况且,这种国家民族的统一与语言文字的纷繁和分歧的矛盾状况,这类漠视甚至作践祖国语言的情况,与我们所期望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是极不协调的。现在,是应该严肃对待的时候了。

“学校是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基本阵地”[8]。发挥通用语的示范、推广作用,提高中华民族的语文交际水平,自然是学校语文教育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不仅语文课程应该借此面貌一新,为“通用语”的学习提供标准、规范的教学服务,其他学科也应做示范、推广的榜样。如果能使这次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龙头的新世纪教育改革成为我国学校语言文字使用结束混乱、步入规范的分界线,那就功德无量了。

(二)发挥优秀文化的承传、创新作用,改善现代化建设的人文环境

这是现代化对语文“人文性”价值的紧迫要求,是“学文化”意义的延伸。由于文化因素是一种文明兴起或衰落的主导因素,“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语文

教育,任何语文教育都不可能忽视语文中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我国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的主张。“文以载道”,通过语文教学来传播文化和创新文化,一直是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后遗症”、“重理轻文”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情况很不相称。不仅人文环境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不良的社会风气包围着学校,包围了教育,已经使校园中一切神圣宣传显得苍白乏力,使学校这块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当然,现实中许多问题,诸如:语言文字混乱,语文能力低下,文风不正,信用缺失,道德意识淡漠,假、冒、伪、劣猖獗,以及相当部分青少年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世界先进文化的隔膜,对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生疏等等,也都可以从学校语文教育中找到根源。

而今,为了迎接知识经济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我国加快了现代化步伐,思想文化领域更加开放,也更加复杂,再不重视民族和人类优秀文化的教育已经不行了。杜维民教授就讲:教育的创新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只突出科技而忽视人文学的发展策略,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宰制一切而价值沟通及目的理性黯然不彰的消极后果。一个多元多样的现代社会势必会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因此就不能忽视自由、理性、法治和人权等塑造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社会资本的积累、文化能力的修养、伦理智慧的培养以及精神价值的开发,成为教育事业的当务之急[9]。作为主要人文学科,语文教育理应站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高度,担当起“发挥优秀文化的承传、创新作用,改善现代化建设的人文环境”之社会责任。语文教育要利用其承传文明、启迪思维、浸润心灵、濡染世风的优势,从语文教学的点点滴滴抓起,为现代化提供优秀的文化根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新的民族精神。

(三)发挥健全人格的涵养、教化作用,促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优化

这是现代化对语文教育社会作用的最终要求,是“学做人”意义的延伸。

社会的现代化,要求教育的社会化和人的现代化,要求学校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具有健全的人

格、完整的智慧,既适合个体身心潜能发展,又与社会需求基本相适应、相协调,最终又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人。这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要培养这种人,必须实行科学、人文并重的终身的素质教育。必须借助民族和人类的优秀文化,教学生“学会做人”。由于民族和人类文化的精华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最便于随时学习、终身学习,通过语文教学,把民族精神和人类优秀文化传授给学生,对于个体一生道德品质和聪明才智的生长,对于综合素质与健全人格的培养,其价值无异于阳光、水和空气。因而,语文教育对于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和现代化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跨入新世纪,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将在更高普及程度的基础上,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把培养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摆到突出的位置,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已是教育发展的共同要求。另一方面,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亟待提高。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更加猛烈的商品经济的冲击,我们不仅需要“讲政治”和“讲精神文明”形诸文化与教育,让教育对象接受商品经济的合理性,增强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性,更重要的,是要在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受教育者在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上对社会精神商品化的俯视和超越,提高对于商品经济

负效应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努力使受教育者形成趋于崇高、趋于正义、趋于公益的美好心态和基于这种心态所焕发出的多种生动的人格精神。这是祖国百年大计之“本”,也是语文教育理应蕴涵之“道”。将这种“道”,借助“文质兼美”的语文教材,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因势利导,点滴渗透,熏陶渐染,潜移默化地去“引导学生提高思想认识、道德修养、文化品位和审美能力”[5],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高雅的兴趣爱好、高规格的文化品位、高层次的人生追求,让学生在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学会审美、学会表达的同时,学会做中国现代文明人,并且通过他们去影响、带动现代社会所需的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促进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优化。这既是学校语文教育应该而且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当然,教育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理想的语文教育,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学校或者教师来承担,而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关注,政府、学校、家庭、社区、传媒通力合作,个人自觉努力,并且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它应该建立在整个社会教育观念的全面提升,以及办学制度、教育评价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等相应社会制度充分完善的基础上,而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局面还远未形成。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社会任何一方的努力推进,都将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何况,学校教育理应“先行”,语文学科本应“奠基”呢?

参考文献:

- [1] 阎立钦. 我国语文教育与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关系及启示[J]. 教育研究, 1998, (3).
- [2]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3]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 [4] 宋永培, 端木黎明. 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 [5]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 [6] 于全有. 当前社会语言的七个“异化现象”[N]. 北京日报, 2002-03-25.
- [7] 转引自: 王亚琴. 中国字怎么啦[N]. 今晚报, 1995-09-23.
- [8] 王湛. 认真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环境[J]. 语文建设, 2000, (1).
- [9] 杜维民. 东方文化与创造教育——以全球化中的根源意识为例[J]. 教育参考, 2001, (1).

Discipline Ess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odern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LI Hai - tao

(Education Department,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essence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and human excellent culture in the form of a learning disciplin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should shoulder three main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enhance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through giving play to its exemplary and popularizing role; improvement of humanist environment through giving play to the tradition-inheriting and innovative role of excellent culture; and promotion of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qualities through giving play to self-cultivating and instructional role of a sound personality.

Key words: discipline essence; school Chinese educ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dern

[责任编辑:王永政]

● 文史札记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别解

郑 燕

乐府民歌《木兰诗》中“唧唧”，解为象声词，向无异议。初中教科书(试用修订本)第一册注释为：“机杼声，一说叹息声。”“机杼声”义显然与下文的“不闻机杼声”相复，故学术界基本上都释为“叹声，叹息声”。笔者认为，当作“虫叫声”解为宜。

一、许慎《说文解字》未收录“唧”字。《辞海》、《辞源》皆把此诗的“唧唧”作为“叹息声”解，二书中“唧唧”除此义外，皆收有作“虫叫声”义项。“唧唧”作为“虫叫声”义古来确有，如欧阳修《秋声赋》云：“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二、《乐府诗集》卷25有二首《木兰诗》“古辞”。抄录第一首开篇如下：“唧唧复唧唧(一作促织何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首长篇叙事诗，除此异文之外，也只有六处，如：“旦(一作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暮至(一作宿)黑山头”，“赏赐(一作物)百千强”，“双(一作两)兔傍地走”等，而这几处异文在句子意义上显然不会引起较大的分歧。因此，诗歌开篇这处异文尤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如没有此异文，“唧唧”在本句中译为“叹息声”或“虫叫声”都成立；若考虑“促织何唧唧”，显然“唧唧”释作“虫叫声”更好。《尔雅·释虫》：“蟋蟀，蜚。”郭璞注曰：“今促织也。”从下文诗句“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看来，此时故事发生的时间绝不是黄河封冻的冬春季节，应在夏秋季节。而夏秋时节正是蟋蟀活动的季节。《诗经·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由此，“促织何唧唧”这处异文在本诗中出现是成立的，“唧唧”在此当为“虫叫声”。

三、从与诗歌下文句义相联系考虑，“唧唧”不宜释作“叹息声”，否则，诗的前四句在语义上不免自相矛盾，令人费解。女主人公叹息忧虑间，究竟是在织布呢，还是没在织布？把“唧唧”解作“虫叫声”则可避免这个矛盾，使诗句上下文通畅连贯。可见，把“唧唧”释作“叹息声”在诗歌意义表达上不及作“虫叫声”。

四、“唧唧”释作“虫叫声”，能更充分地展现这首诗的意境，更符合民歌的情调。崔豹《古今注·鱼虫》云：“促织，一名投机，谓其声如急织也。”诗的开头给读者展示了这样的意境：在蟋蟀那宛如急织般鸣叫的声声催促中，本对着窗织布的女主人公反而停了下来，故听不到织布的声响，只听到她声声叹息。(《乐府诗集》所载《木兰诗》之二首句云：“木兰抱杼嗟”，可资旁证。)在这浑然天成的对比中，女主人公的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同时也给读者带来悬念：这是为什么？其后，诗歌设置民歌常用的一问一答的语境，解开悬念。这样的开篇更符合北朝民歌清新、活泼、生动的特点。